宋史

八四

列傳卷第四十五　宋史二百八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魯宗道　薛奎　王曙子益柔

蔡齊從子延慶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厲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堙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陳

堯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殿最首擢宗道與劉燁為右正言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

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
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
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
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德直
龍圖閣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
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雷
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

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
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
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
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
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
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
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
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
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
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為人剛正疾惡

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恠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

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
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
巖而處巖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
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
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
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
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
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
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
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

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州有錢
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
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為殿中侍
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
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閲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
文録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陝
州改尚書戸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
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
喪奪哀擢三司戸部副使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戸
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

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筭為姦利奎廉得狀請留蜀
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
知開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
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
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
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
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
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讒云奎漏禁
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
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筭歲中積粟

三百萬征筭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
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
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
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
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
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
明決多此類也召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
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為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
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

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希今天下

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
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參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
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
子以從子為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皐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為河南
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
方正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為
群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為群牧故事六卷上之遷
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
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

議大夫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為給事中仁宗為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為給事中兼群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為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為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

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王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

士知陝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為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脩尹洙為官屬脩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脩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脩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為樞密使首薦脩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載斗奉使録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子益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為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為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饟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丘縣慶曆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為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

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
涇原徙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
滬裨將洙為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
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
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
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
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
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
益柔罪當誅韓琦為帝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久之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不置出為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無取行實列為三等不行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

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況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内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無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光禄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為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申

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秘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群書為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贍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柔去不為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為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

字四百个

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兖州徙維州以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爲司諫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脩景德寺遣内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譖之罷爲

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
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為右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誥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
軍國事閤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
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
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為龍圖閣學士權三
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
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
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
交阯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

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郤之不祥請給荊湖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為盜賊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為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

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迭議帝前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潁人見其故吏朱寀會葬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率為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為後既歿有遺腹子

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詢之果為所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内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事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兵赴救羌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

判官蔡曚劾其擅興朝廷問知狀易曚他道詔入朝延慶攝熈帥元夕張燈羌乘隙伏兵北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僞請來屬將舉火内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木征欲降邀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毋輙出即違節制雖有功亦誅思立不從卒敗死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本道舊不置都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羈縻州蠻族九自推一人為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束州居群蠻中無城塹惟樹鹿角為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患苦諸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延慶

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為利築之蠻酋訴謂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郤之明日又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槔衝攻牙城百常扞禦殺二蠻酋乃退然游騎猶遶四山南北路皆為所據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間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之和奏乞遣近上内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州仍降為天章閣待制夏人禹藏

苑麻疑邊境有諜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悦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倣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入馬為別隊各隨所近分隸馬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砦較其遠近而為區別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為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亦分

李俊寫

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為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塟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既為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子族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閒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衮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絕

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為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群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為政之本焉

宋史二百八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五

李俊寫

列傳卷第四十六　宋史二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 從子紘

趙安仁 父孚 子良規 孫君錫　陳彭年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本官官復恭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仁儼入蜀仕王氏為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絕水漿數日服除以祿不足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

諭礪乃赴官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官開寶九年詣闕獻書召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祿寺丞丁內艱起就職久之轉秘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充記室參軍賜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

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
再拜竊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
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所夢來
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為推官真宗
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
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兼右諭
德轉度支郎中即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
翰林為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
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
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

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塟礪為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迂恠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嵎至道初與張庾凝刋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即位皆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嵎至祠部郎中庾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秊平令祖贇萬年令父温故晉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温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温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

牋奏詞敏而麗溫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兒不及見也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将作監丞通判梓州榷鹽院就遷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仍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加户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祆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汝州與王禹偁並召入為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司至道元年為翰

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文史館事加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丁内艱起復咸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巡將次大名以扈從軍列為行陣親御鎧甲於中諸王樞密介冑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見便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内侍掖出太醫診視撫問相繼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此朕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内侍護送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為太祝純為奉禮郎弟某為光禄寺丞湛為大理

寺丞姪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
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沖
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譙曉音律妙於奕棊筆法
遒媚書帖之出人多傳傚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
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湜
兄泌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
記室參軍溫舒三子沆瀣濤沆剛率喜談兵太平興
國五年進士歷左正言京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
二年呂蒙正罷相沆坐親黨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為
太子中允換如京副使咸平中遣與梅詢使西京為

安撫使未行罷為環慶路都監與知環州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死傷者責授供奉官後為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瀨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多篇什酬唱濤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歷鹽鐵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實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

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沖知州事為政苛
急盜賊群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沖大怒繫嗣宗
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
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
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
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
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
俊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
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
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上言本州榷酤斗量

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入為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為大將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効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為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抉本司署門取藥為直官宋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從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

萬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為政暴率聞徙知耀州
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淅荊湖發運
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
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
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
安濟又建議外任官奉薄貪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
終嬰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
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
充三司户部使改鹽鐵使嘗與度支使梁鼎户部使
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

李俊寫

者衆尤為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況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頗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一員撰録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録可逐季録送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卧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

馬以給北邊戰士有羸弱者即送闕下暑月道遠多
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
牧放從之召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
廟嗣宗立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
其性麤略不之責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
剛果率易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
務頗輕險好進深詆參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
王旦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
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
曾從東封至冕冕家毀茗中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

曾密疏方行大禮頗罷推究宰相亦以晃先聖後將
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誣構晃懼反坐乃求
寢息會愆雨嗣宗請對言孔晃為王曾所訟儻朝旨
鞫問加之鍛鍊則晃終負寃枉又侯德昭援赦叙緋
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首亦無由知
訟堂行首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赦乞舊職尋送銓授
令録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晃之罪朝議特
為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寃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
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奪永錫先為縣吏坐為本
部節度市羊不輸筭除名及訟堂闕人李流以其魁

梧因選擬官復用為副行首在省祗事四年陳牒乞班叙用因復送銓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復請對言去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兖鄆苦雨河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寃枉播在人口王曾尚居近班頗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真宗語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寃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

計字四百令九个

再鞫晃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強妄多此類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廉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嗣宗頗奉詔即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淩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弟姪

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甿厚利顛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辱至目放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發邊肅姦贓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搖邠狐投邊肅為去三害居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

寇準為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游是州別墅在焉時人以為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陜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召還郊祀改靜難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為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疾艱於拜起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萬還許下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已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

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劒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十
八廢朝贈侍中謚曰景莊録其子二人甥二人官嗣
宗事三朝最為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很務以
醜言凌挫群類為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
不請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
宗晚歳疾甚猶享厚禄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
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嗣宗好為文而札尤甚
奉祀之歳近臣皆為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
揮盛德慮為後所誚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
十卷子堯臣内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

奉官閤門祗候禹臣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
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
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
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
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内艱起為淮南
轉運使轉户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
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
在城中昌齡包苴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樂物
樂器而已會有言其貪者太宗以為誣召賜金紫擢

禮部郎中逾月為樞密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相閲以論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内銓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户部使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中丞

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李繼隆受命河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又劾陝西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占謝便殿太宗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即怨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愞無所建明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咸平二年起為殿中少監會詔群臣言邊事昌齡求面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

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舶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
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
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
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秘書監遂
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廢朝録子虞卿試
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
子中舍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士及第晉卿為
秘書丞從子紘
紘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紘進士及第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

金竭責其賦如故絃奏罷之歷知於潛剡縣治有惠
愛御史知雜呂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
稅知靈池縣劉均蔡齊舉為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
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絃言陛下
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
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閤門使王
遵度領皇城遣卒刺事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
繫皇城司按劾命絃覆訊絃悉得其冤抵卒罪降遵
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
南有聲會檜欀于文德殿絃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

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于其間何以示中外
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轉運使遷侍御史
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陣之法宜擇良
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為守禦備舉种世
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事權同判
流內銓為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者以皇
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傷前
此劉隨為所誣坐貶久未復紘使還具言其枉稍徙
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
還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紘

李俊寫

方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為友顏死移任子恩官其子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為閤門祗候鎮戎軍瓦亭砦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以左騏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頗嚴不事廚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千斛為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閤門使留再任卒子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父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為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

邑糧餽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即真授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爭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太宗即位起為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録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遥隄以紓湍決爭言治遥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爭上封禪頌召拜秘書丞賜緋魚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羣臣戎之

策孚奏議曰臣愚以為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未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獲巳暴露原野豈是願為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

心為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為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明年卒安仁生而頴悟幼時執筆能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奬之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以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歷大理

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為託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召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真宗即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錄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為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

副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
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
死繼判尚書刑部兼制置群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
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
稱安仁文行尋顥卒即以安仁為工部員外郎充翰
林學士初孚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
北邊請盟首命安仁撰荅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
式遼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
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
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

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誇誕有愧色杞既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爲解將辭復左衽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東之至又令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强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没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東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

體上盈罷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
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録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
晁迥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
修國史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
制度置使判兗州禮畢復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
切要者必經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
修史奉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二典春闈擇
士平允是故獨無譏誚上再賜詩嘉之尋知兼宗正
卿舊制宮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
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

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為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是夏又為景靈宮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親庶政旰食忘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為式於天下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禀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疾卒年六十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文定以其子温瑜為大理寺丞良規為奉禮郎承裕為正字安仁質直純慤無所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喜

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自訓導為畢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地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家緒寖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雖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温瑜後為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為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

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為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秘閣同判宗正事遷秘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閣殘稅二分為官伐芟以給河埽或以為須

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
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
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為政不甚力然善委
任佐屬祿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
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温藥石精粗飲食旨否
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内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
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
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
諸子令視以為法良規没調知武強縣從韓琦大名

幕府彥博及吳充在樞筦更薦之為檢詳吏房文字
徙知大宗正丞加秘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
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縉錢為月餽貧者或不能
以時致宗師輙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
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
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遷司勳右司郎
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
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亟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寬民
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
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為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

城令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且將乘隙
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
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
動為利博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
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為躬政之漸君錫素
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
易劾軾題詩怨謗即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頤
亟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
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
天因清明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昪張方平趙槩王堯

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為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頻為宋白所黜

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府司理參軍因監決死囚
怖之換江陵主簿歷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為知州
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為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
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
秘書郎為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
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僕人傭販以濟真宗
即位復為秘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蘇壽二州
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疏言事召試學
士院遷秘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夫
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為遠計

者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鎬刁衎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内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未乃可防閑

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
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
黃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茲瞻言百辟
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籍至公
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
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
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
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明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
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孽是平本仁本義
可以弭兵是為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

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誡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尤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僻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禄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頃之預修冊府元龜

三年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
御史舉職言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翔數有章奏建
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
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
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
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等者
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
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
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
議大夫兼秘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賜勳

李俊寫

上柱國嘗因奏對眞宗謂之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眞宗爲製崇

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
刻石國子監焉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
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
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
為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
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為
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
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充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為
天書儀衛副使又為參詳儀制奉寶冊使正月九日

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閤中如廁眩仆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親臨淚泗久之又覩所居陋弊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射謚曰文僖録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為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

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
應答該辯一無凝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内閣李宗
諤楊億皆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
既叢形神皆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
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
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
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忠
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
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

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
家能睦為政可稱所至立微搖祀亦人之所難至於
剛愎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
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
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荅契丹
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㐫詭之言折敵不使矜戰
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
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
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
志爵禄甘為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四十六卷終

列傳卷第四十七　宋史二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勑修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為池州推官歴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大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

太宗曰朕自知之召為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
軀幹頎長帝擇大笏命内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
部歲大稔民出租賦平糴皆盈羡發運使王子輿欲
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
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患及吾民矣
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
官廩振之摟晉州盛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
三司憑由司既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為荊湖轉
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擢樞密直學士代張
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知審刑院

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中祥符九年拜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院改同知院事明年曹利用為樞密使復為副使再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仁宗在東宮時以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書帝既即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鄆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謚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為班首

且賜坐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牋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以張知白薦遂為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為群牧判官徙知滑州入為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滛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還為諫議

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
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許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籠利自薪芻蔬果之
屬皆有筭而中師盡奏蠲之康定中任布守河陽數
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
遂並召為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師領脩建進
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
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
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戶部侍
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

傳謚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遹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尋為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德

起獨以居安為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迺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

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準且貶起亦罷為戶部郎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揚杭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為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

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户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廼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脩真宗實録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

判吏部流内銓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太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小大之異卿嘗坐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啓

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毋白也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還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嘿然遂

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巳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為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輙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為一易於句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叅知政事遷尚書左

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横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横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賄唃廝囉使討賊得地即與之琳曰使唃廝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媪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

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禄卿知潁州頃之為户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為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為方事邊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為陝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

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既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户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間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為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得疾卒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為人斂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為蓬萊尉就辟登州司理叅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遵辨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為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
廬陵時贓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為侍御
史判户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為體量安撫遷知邢
州仁宗即位徙滑州為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
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
賓客廢事有詔禁止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
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梨召拜樞密副
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為治尚嚴
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
唐碑碣代磚甓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為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後塟河南遂為河南人雍中進士第為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為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州選為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為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邊以雍為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羌人頗以為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為戸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為甚雍為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

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陝西即涇原環慶有警河中援之既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砦柵疏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師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為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

戸部侍郎知安州居一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為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嘗請於商虢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為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蔭簽書幷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為欺隱懼罪造飛語聞之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勞之曰為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為湖南轉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為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為出此導者又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以輒易導者詘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

使河北諸郡猶榷鹽奏罷之元祐初為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刪酒戶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縻羌推誠待下人樂為用入為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為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覽而善之付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為式遷殿中監知開封

府再命使遼時與遼議非時遣使以覯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揚二州召為户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速正之為一道率坦至即奏罷之政和初復為户部遂改當十錢為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南諸州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户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為當時張商英為相坦多與之合及商英去

言者論坦助為圜竭之說以搖衆聽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

趙積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為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積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為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汾陰為留守推官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

運使真宗諭曰蜀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秪附常奏毋著姓名積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刼盜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誣服積適行部意其寃馳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工部郎中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愼從吉知開封府其子鈞銳受賕事連錢惟演積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千餘匹止以歲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積不達民情喜尊大降知同

州從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京刑獄
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八年
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積厚結劉美
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積積問曰東
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為笑章獻太后崩
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
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
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
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

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録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荊湖南路入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為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愚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温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悔曰哭于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為命也布聞之貸其死上

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尚
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既逐稍用為白波發運使歲餘
判三司開拆司出為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歲
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能償布奏
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户部判官擢江淮置制發運使
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罷去
召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荊南
為鹽鐵副使命管伴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
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
方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絕泥

潦徙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
未幾為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黃德和誣劉平降賊
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
府未至召為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
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及布皆為不才御史魚周詢
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
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改
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祀明堂
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身遷少師始布歸洛中作
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

傳謚恭惠子達性亦恬遠尚釋氏學歷官為司封郎
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
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
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
訥獨廢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
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
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
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脩乃
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

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怒以其書奏貶脩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瀆慢閤文應為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横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繞數刻何以盡萬

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為河東路都轉運使召還無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脩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未下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啓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

治有臣贓狀朝廷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賊虜得一遂棄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為樞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為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群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射謚文莊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

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
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
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
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
軍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為
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册后沔
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
書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
勿治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

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為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為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為陝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

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欵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

脩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
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
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
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
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
月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為環
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
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
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
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

戲爾不足深罪也汚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讙者歷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瘞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為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汚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覘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

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罷籍奏遣沔行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為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

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為樞密副使
張貴妃薨追冊為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
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
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觀文
殿學士知幷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
檢守杭及幷所為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
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
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為恨會
旻貿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

稅者幾萬端配隸昊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
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
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
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
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
金氏女沔白晝使吏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
莘旦沔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卧
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盜其按去後有訴冤者多
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
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大挺或以暴怒擊訴

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彊直少所憚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為一時所傳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

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黨遵積憸邪沔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謀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八　宋史二百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高瓊 子繼勳 繼宣　范廷召　葛霸 子懷敏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契丹歲遣單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方至江左諜間北使與中夏構隙以紓疆埸之難遂殺霸居乾濠州聲言為汴人所殺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蹙弱挈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土著焉瓊少勇鷙無賴為盜事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

守者稍怠即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
材勇召置帳下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
至苑門時瓊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贇從瓊左手執靮
右手執鐙太宗乃能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
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勗令盡心焉太宗即位擢御
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
討幽薊屬車駕倍道還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
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悅慰勞之
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明年
改為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車駕巡師

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為京城
內巡檢坐事出為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有龍騎
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刼其導從以叛
瓊聞即白丙趣還城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
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首
青腳狼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
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
薊州刺史樓船戰櫂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赴雄州又
城易州師還為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端拱初遷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為單州防

禦使改貝州部署其屯守也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並命焉數月廷召等皆復補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衍鎮貝丘公主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衍每寬慰之二年召還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藥之賜至是特賜瓊焉三月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與瓊比出為幷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

鄜無礬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改鎮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真宗即位加彰信軍節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復為并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保吉會鎮定既而傅潛以逗留得罪即召瓊代之兵罷復還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咸平三年代還以手創不任持笏詔執梃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衂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

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中車駕北巡時前軍巳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巳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成上悅即日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為本班剩員瓊進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焉馬軍都校葛霸權歩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臣衰老儻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邉

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三年冬疾甚上欲親臨問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參議善訓諸子繼勳繼宣繼忠繼寄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宣最知名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狀傾偉太宗見而異之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擢寄班祗候累遷內殿崇班咸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授繼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彌年砦繼勳引兵

轉闘至嘉州敗之獲黃繖金塗鎗以還有終益以勁兵復進攻二門克之乃建幟城上諸将知城拔有終乃引軍薄天長門賊復來拒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繼勲曰賊窘矣急擊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以進會入内都知秦翰來援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勲潛知賊欲夜遁開圍使得潰去均卒敗滅以功遷崇儀使賊餘黨保山藪中時出剽刼乃徙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繼勲募惡少年偵賊動靜窮躡巖穴掩其不備悉擒殺之又徙陜路鈐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岢嵐軍契丹

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者萬餘人獲馬牛槖駝甚衆遷弓箭庫使賜金帶錦袍領滎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屬繼勳拒兎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遷內藏庫使以宮苑使奉使契丹還知定州遷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徙

鄜延路鈐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為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即位改東上閤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徵燕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勳曰契丹歲賴漢金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為天雄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既而留不遣後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改威武軍

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為莊獻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勳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即位冊皇太后累贈繼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穆武

熙寧九年帝詔宰相王珪為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
勤敏功鍾慶之碑導甫亦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追封楚王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
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兼沿河巡檢
捉賊遷閤門袛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
兵薦其可用乾興初以内殿崇班為益州都監蜀人
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
年飲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歷磁相邢洺
都巡檢使知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益州路兵

馬鈐轄還為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知渭州遷四方館使昭州刺史知雄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府未幾羌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淩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為文以禱已而淩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躪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相視地脈鑿

石出泉已而城五砦遷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冀州棗強人父鐸為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尺餘有膂力嘗為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為北面招收指揮使世宗即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遷殿前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李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侯領貴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為唐州馬

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議北征召入為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州端拱初出為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于徐河斬首數千級淳化二年為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幷代環慶兩路副部

署至道中遣将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隆為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将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為并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為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録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

廷召在軍四十餘年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
善騎射嘗出獵有群烏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
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絶尤不喜驢鳴聞
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內
殿承制閤門祗候守宣內殿崇班守慶更名珪後為
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
邸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
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為驍
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

戰敗走之斬獲甚衆俄召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爲高陽關副都部署進都部署凡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如故出爲鎮州都部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駕勞師于大名霸與石保吉同來覲時康保裔沒于河間即日以霸爲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四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感德軍節度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壠埽命爲修河都部署未行屬北邊

有警真宗議親征以霸為駕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又副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州明年召還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尚遏音樂請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久典兵年且老罷軍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下者頗擾軍民霸昏耄為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四年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蹕既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間迎謁行在上嘉其意勞問久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信懷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内殿承制

四百个字

懷正博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閤門祗候歷同提點益州路刑獄襄鄧都巡檢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遷東染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閤門使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濁流砦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其黨在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為王德用妹婿德用貶亦降知滁州陝西用兵起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既入對

以曹瑋嘗所被介胄賜之令制置鄜延環慶兩路存
廢砦栅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
都總管知涇原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
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
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
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砦主都監許思
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砦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
使向進劉湛趙瑜等禦敵軍次安邊砦給芻秣未絕
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鎮戎
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

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外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州砦劉湛向進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弁鎮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俄報敵已拔柵踰邊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

流以饑渴其衆劉賀率藩兵鬬于河西不勝餘衆潰
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徧
江三葉燮會出四面環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
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
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
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致甕城久之乃蘇復選士據
門橋揮手刃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
敵衆稍郤然大軍無鬬志珣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
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譟曰爾得非總管廳點
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夜四鼓

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賀李
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雞鳴
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吾
往安西堡以英珣為先鋒賀思純為左右翼知和為
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
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
可懷敏不得已而還使叅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
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劒且擊之士遂
散懷敏驅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
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

餘匹為敵所斷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毋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堡劉湛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琦保文質岳貴璘思純良臣及同時戰沒者及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涇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落郝從政趙瑜職懷敏通時

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
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
宗師皆遷官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
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
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
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
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巽懦
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
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為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為最

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列傳卷第四十八

李俊寫